

編按：去年三月十日西藏紀念反抗中國四十九週年，導致中國於十四日派軍鎮壓，造成無數的藏人遭到整肅，三月十四日西藏鎮壓前夕，我們刊出由臺灣圖博之友會監事曾建元副教授對於西藏的人權現況介紹。提醒大家不要光看到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而忽略了這個國家的本質。我們也呼籲民眾能夠踴躍參加本週六在台北舉行的314圖博抗暴50週年遊行。

遊行時間：2009年3月14日(星期六)下午01：00集合

集合地點：忠孝復興捷運站(SOGO復興館前廣場)

遊行路線：忠孝復興捷運站(SOGO復興館前廣場)→忠孝東路四段(東區商圈)→經國父紀念館→市政府捷運站→忠孝東路五段20巷→經誠品信義店、新光三越A11→松高路→松智路→台北101對面廣場

詳細資料請至：<http://blog.yam.com/taiwanfortibet>

數千年來，在喜馬拉雅山迤邐綿延而下廣袤的青康藏高原之上，便住著自稱為「博」（蕃 Bod）的民族，七世紀中國唐朝初期，松贊干布首度統一博族地區，建立大蕃國，轉音為吐蕃，日後又有土伯特、圖白忒之漢譯，今則譯作圖博，西文則定譯為Tibet，專指博族及其傳統之生活區域。大蕃國的京畿拉薩地區為其中心地區，博語稱為烏思，漢譯為衛，青康藏高原第一大河雅魯藏布江（意為高山下的流水）流域之日喀則地區則稱為藏，故而元、明兩代稱圖博本部為烏思藏，又稱衛藏，滿洲語的西與衛諧音，皆唸作wargi，故而清朝初年滿洲人以為衛藏係指西邊的藏區，此再經漢譯，乃出現「西藏」一詞。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協助大蕃國法王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驅逐入侵之準噶爾汗國，立碑稱大蕃國地，碑文稱該地為西藏，此後，西藏便成為中國對於圖博的稱呼，簡稱為藏，清朝則於雍正年間在拉薩派任駐藏大臣。

亥革命，清朝覆鼎，圖博、蒙古皆宣布獨立，並相互承認為主權國家，中華民國則主張繼承滿洲大清帝國對西藏和蒙古的宗主權，並極力拉攏因圖博政變而出走內地的班禪額爾德尼勢力，1940年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設立駐藏辦事處，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出席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坐床大典。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於南京召開，圖博政府（噶廈）受邀派遣凱墨·索朗旺堆率觀察團出席，被列為前藏代表，班禪額爾德尼行轅堪布會議廳亦選派後藏代表出席。圖博政府代表以不鼓掌、不舉手和參加議案表決、不參加選舉等三不作為出席制憲國大的行為準則，曾發言拒絕〈中華民國憲法〉納入有關西藏自治的規定，並表示並未承認或者簽署〈中華民國憲法〉。1948年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圖博（前藏）代表亦以三不原則出席。1949年7月，圖博宣布斷絕與中華民國的政治關係，並著手準備獨立事宜。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宣告要解放包括西藏和臺灣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圖博政府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之際，宣告圖博不屬於中國，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陷圖博昌都，迫使圖博於1951年4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和議，圖博提出五項條件，重申「西藏佛教之國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惟在大軍壓境之下，不得已仍簽訂城下之盟，5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強迫圖博代表簽署〈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圖博代表阿沛·阿旺晉美等人共同聲明無權以達賴喇嘛或西藏政府、人民的名義簽字，只能以個人名義。儘管圖博政府對於〈十七項協議〉感到不滿，達賴喇嘛最終只能選擇接受。

〈十七項協議〉稱西藏人民有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維持噶登頗章王朝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不變，尊重其固有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並將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教育和農牧工商，但在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又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要求西藏政府自動進行改革，並且又介入干涉達賴喇嘛設立的改革委員會政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乃以軍事和黨國體制架空圖博政府，並且在劃併雲南、四川等地的圖博地區率先展開所謂的民主改革，而所謂的民主改革，則是以解放農奴為名的社會主義社會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為其內容，而事實

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各地進行的改革，無不是以政治整肅為其實質，並以迫害人權的種種殘暴手段為之，中國人民已深受其苦，對於圖博人而言，則更帶有民族壓迫的殖民性質，因為其實際上則在全面性地摧毀圖博人固有的文化倫理價值和社會經濟結構。圖博人民的反抗由劃入的四川的康區點燃，逐漸遍起全境，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進一步籌設西藏自治區，由此而更加激化其與圖博政府之矛盾。1959年3月10日，由於傳言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將以邀請看戲為名挾持達賴喇嘛，成千上萬圖博人民湧向達賴喇嘛駐錫的諾布林卡夏宮護駕，拉薩乃爆發人民抗暴獨立行動。而為了為圖博民族保全一線生機，達賴喇嘛於3月17日夜裡出逃印度，19日宣布圖博恢復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自此對圖博各地展開為期三年的軍事平叛。26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發表〈告西藏同胞書〉聲援圖博抗暴，並宣示將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本民族自決的原則，尊重西藏人民決定西藏未來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的意願。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身分接掌地方政權，但實權則掌控在中國共產黨委員會書記手中。達賴喇嘛於3月31日抵達印度並獲得政治庇護，他與其所領導的十萬圖博軍民，最後則在達蘭沙拉重建西藏流亡政府。

全面佔領圖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於1960年代在各地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而於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六百萬圖博人民和中國人民同樣，此後遭受各種政治、經濟與文化壓迫，然非但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鼓動中華民族主義，宣稱西藏自古屬於中國，裹脅中國人民對圖博人民進行各種形式的民族壓迫。達賴喇嘛被醜化為分裂中國的賣國者，大量的內地移民和開發，使圖博文化在漢化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控制與資本主義的掠奪下日益弱勢，圖博更要面對家園日益嚴重的環境與生態惡化。

1987年，流亡三十年的達賴喇嘛，有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的事實短期難以解決，為了尋求圖博民族文化有效的保全之道，乃於美國國會提出〈西藏和平五點方案〉，宣布放棄獨立主張，強調西藏應走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而西藏則應成為民主、自由的和平區。1988年達賴喇嘛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指出高度自治的具體內涵，為西藏依自治憲法實施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並享有非政治性且非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活動空間。1991年6月，西藏人民議會通過〈西藏流亡藏人憲章〉，作為圖博流亡社會的基本大法，1992年2月，達賴喇嘛提出〈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宣示未來西藏立憲的程序和三權分立的制度構想，屆時，西藏將不再實施教教合一制度，因而他將是圖博最後一位法王。2001年，圖博流亡社會首次以直選方式選舉桑東仁波切羅桑丹增為總理（噶倫赤巴）。達賴喇嘛帶領著圖博人成為現代世界公民，懷抱普世價值，在這一點上，顯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越走越遠，他們雖然擱置了獨立建國的主張，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忌憚他們的民主自治對於專制中國的顛覆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指責達賴喇嘛不放棄西藏獨立和分裂中國的主張，近年更要求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以此作為拖延與達賴喇嘛進行實質政治談判的藉口，根本就是一種色厲內荏、作賊心虛的反應，完全不具誠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炫耀國威，以操弄中華民族主義作為鞏固其統治正當性之手段，於2001年申請舉辦之初，即不惜對全球撒下瞞天大謊，承諾改善人權、開放資訊、提升環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奧運聖火送至圖博和珠穆朗瑪峰，更不啻是對於該地領土主權的一種宣示、對於圖博人民的挑釁。去年3月10日圖博抗暴四十九週年紀念日，拉薩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人上街示威，西藏青年會在印度同日發起挺進西藏返鄉運動，終於釀成14日拉薩的軍民衝突，中國人民解放軍出動鎮壓，無數圖博人於事後遭到整肅，全球嘩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平息眾怒，則於4月恢復與西藏流亡政府之第八次非正式接觸，藉以營造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假象。此舉果然成功地轉移了國際輿論焦點，善良的圖博人和西方世界都相信，奧運可能會帶來和解的契機。而果不其然，就當奧運一結果，藏中談判也就宣告破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這些不堪入耳而不留餘地的字眼辱罵他的

談判對手。失望的達賴喇嘛遂於10月表示放棄中間道路，然而圖博人的選擇很有限，11月西藏流亡政府舉辦的全球流亡西藏人特別會議，對於如何因應奧運後的新形勢，並沒有找到一致的方向。

今年初，314拉薩事件的被告開始逐一判刑與服刑，圖博人心浮動，示威抗議事件層出不窮，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展開另一波針對所謂散布謠言者的監視與逮捕，同時以漢人官員替換他們始終不信任的圖博人官員。整個圖博原鄉瀰漫著悲傷的氣息，圖博人發願今年不過年，要追念去年的受難者，和以沉默表達他們最大的憤怒。

台灣人民和圖博人民處境相同，都面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所不在的打壓，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更將我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1991年第一次修憲，我國終止動員戡亂，此後歷次的修憲，台灣人民以自身為國民制憲權主體，而利用〈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作為憲法文本，建構了台灣的憲法新秩序。〈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的地域效力，明確以台灣為其界限，台灣主權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台灣人民及其選舉產生的政府，自然無權決定中國和圖博的未來。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現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於去年314屠殺的次日，他在參選第十二任總統期間，竟然宣稱中華民國政府對西藏的態度是一貫的，願意讓西藏人自治，藏人有自己的風俗與宗教，必須要尊重。他的這一立場，根本違反了蔣中正總統宣示的民族自決原則，也違背了〈中華民國憲法〉國民主權原則的基本精神。就任總統的馬英九於7月向國際媒體表達歡迎達賴喇嘛以宗教領袖身份來台，刻意掩蓋達賴喇嘛法王的政治身份，而當達賴喇嘛於藏中談判失敗後回應和透露來台訪問的意願，馬英九則如葉公好龍，似龍而非龍，而於12月明白表示，目前不是達賴喇嘛訪台的適當時機，連以先前以宗教領袖定位達賴喇嘛訪台的各種可能變通方案的思考都斷然拒絕。達賴喇嘛戳破了馬英九的假面，馬英九的行為卻讓所有台灣人感到汗顏。這在在顯示國民黨的大中國思維，不但使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圍堵打壓圖博民族的棋子，也意味著其對於台灣人民自身處境較之圖博人民在國際間更為邊緣化的此一危機的無知和冷漠。

圖博人民最大的人權困境問題，就是無法決定自己的前途。看待他們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悲壯情懷，我們台灣人能對此不感同身受地加以同情與支持嗎？而從達賴喇嘛在藏中談判中倍受羞辱和詐騙的慘痛經驗中，對照一心一意與虎謀皮的馬英九政府，我們要問，台灣的籌碼在哪裡，我們能否在圖博人的現代史中，找到一點點教訓？